

文化丟掉了不得了，我們早年就擔心這樁事情。所以在最早的二十年，年輕那個時候，剛剛出家沒多久，供養也不多，我就拿這些供養都是印書，印一些小冊子流通。到中間這個階段，二十年，供養慢慢就多了。我們擔心的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薈要》、《大藏經》這些大部頭的，如果將來失傳了怎麼辦？正好遇到商務印《全書》，世界書局印《薈要》，我們心裡很高興，大量流通，就不至於失掉了。我們分散在世界著名大學圖書館、國家圖書館收藏，就想出這個辦法，也做得很成功。

《全書》我買了一百一十二套，都送掉了，《薈要》買了三百多套。可是這些年來，有機會到歐洲去走一走，我就在歐洲看看這些大學，我們送書的這些效果。書擺在圖書館我們看到了，我問管理員，有沒有人看這個書？沒有；有沒有人來查資料？也沒有。我們聽了很寒心。如果是沒有人能夠讀，這樣子下去，還是等於廢紙一堆，這怎麼辦？所以就想到要怎樣去幫助年輕人學習文言文、學習漢學，就想到這一點。

在英國，遇到威爾士大學校長，他來訪問我，我就跟他談這個憂慮的事情。他深有同感，而且頭腦很清晰，這個校長很難得。最後他就告訴我，我們要來一同在一起辦個漢學院，專門培養有能力讀中國文言文，有能力看《四庫》、《薈要》這一類的典籍，以這個為目標。

我以為說說就算了，沒想到他很認真，二〇一五年下半年，他帶了他們學校的一個副校長，管課程的，一個是董事會的主席，三個人到香港來看我，住了五天，一起研究這個問題，你怎麼落實。

他真辦了，不是假的，比我還熱心，我很受感動。現在已第三個學期了。這是英國帶頭。

歐洲那部分要靠宗教，如果宗教不要了的話，歐洲不能安定。他們也問過我，這怎麼辦？我就跟他講，把宗教復興起來。現在聯合國給我這個辦公室太好了，我就可以利用這個資源、這種方式，在歐洲推廣宗教，在東方推廣儒釋道。